## 第三十四回　穆榮會試入闈門　春生赴考住長安

詞云：

不忍一時有禍，三思百歲良方。寬心和氣二陳湯，吃些方兒為上。人生名利虛謬，何須較量爭強。因皆宿忿漏衷腸，借此辭婚頂撞。

話說家人接了書札、手本、名帖，一竟到書房而來。正見馮公靜坐觀書，那家人將兩封書信呈上。馮公大怒道：「老狗才，我已出告示在外，凡一切書信，不許投進。你今敢將書信傳進，倘或盧杞知道，說我紊亂場規，尋私舉子，怎麼了得？這等放肆的老狗才！」老家人跪下稟道：「非老奴敢于投遞，只因一位乃邱姑爺的相公，一位乃老爺常思的穆相公，故此老奴方敢投遞。」于是，馮公接過兩封書信一看，只見手本上寫著沐恩門生穆榮，叩稟老恩師金安；一個名帖上寫著愚外甥邱魁叩稟。

馮公一一看完，方纔慨然道：「原來是他二人。既然如此，你可起來，快請他二人進來。」家人答應出來，道：「二位相公，我家老爺在後堂相請。」二生聽得，忙整衣冠，隨家人來至內堂。早見馮公笑嘻嘻迎將出來，口中說道：「二位賢侄。正是我欲仁斯仁至矣！」二生來至中堂，一齊說道：「老年伯請臺坐，容小侄等拜見。」馮公道：「二位賢侄，遠路風霜，只行常禮罷！」于是，拜畢入坐。看茶，茶畢。馮公道：「二位賢侄，是同伴來的麼？」良玉道：「老伯聽稟。」隨將自己的一向行藏並來京，適纔在迎賓館相遇，說了一遍。春生也將被難漁船相救，邱公收養的話細細的說了一遍。

馮公聽得，又嗟嘆了一會，說道：「本當留你二位賢侄在署安住，但場期將近，恐生疑忌。你二人可將行李，統入大相國寺中。再者，賢侄春生，你的爹娘盡禁刑獄，切不可前去探問，恐奸相知道，又生他變。待等高中之後，皇天保佑，方可相逢。」

春生打一躬道：「小侄領命。」馮公又道：「那奸賊耳目頗多，但京中親友，不必前去拜望。即黨、陸二公，我自有知會，諒他自必同心，決不見怪。」于是，留了酒飯。二人用畢，方告辭回寓。他二人少不得收拾，同入大相國寺內，專候場期。

光陰迅速，捻指已是會試之日。主考入了貢院，舉子皆依例而進。三場已畢，各歸寓所靜候發榜。過了數日，又早放榜，第一名河北大名府穆榮，第二名邱魁。報子報到寓所，二人一見十分歡喜，連夜差人回家報喜。二人各敘相會之話，按下不提。

再表他二人在京，候天子殿試。正是：天宮不斷忠良後，玉筆親標雙棟梁。不日。已是殿試之期。梅良玉高高點了第一甲第一名狀元，陳春生得中了一甲第二名榜眼。第一甲第三名探花，中在山西太原府鐘琦。餘下皆依甲第賜進士及第。他二人正是苦盡甜來。第二日，良玉、春生換了冠戴，同了探花，率領新進士入朝謝恩。

天子一見新科狀元、榜眼、探花，人貌雙全超群，龍顏大喜。親賜三杯御酒，兩朵宮花，一齊赴瓊林宴。又謝過皇恩出朝，方纔上馬游街，已畢。那些長安百姓，人人稱羨，個個誇獎：「今科狀元、榜眼，才貌雙全。不知誰家小姐，受用他兩個。」按下百姓稱贊。再講奸相盧杞，那日朝罷而歸，心中想道：「今科狀元、榜眼，人才出眾，文章絕倫。只可惜便宜了那個老蒼頭。」當夜，吩咐請禮部尚書黃嵩。不一時請到，兩下談了些閑話。盧杞道：「狀元穆榮還在其次，榜眼邱魁實實可愛。」黃嵩迎答道：「恩師既稱羨邱魁，孩兒意欲與恩妹作伐，不知恩父意下如何？」那奸賊哈哈大笑道：「我兒之言，正合吾意。」不言他二人私相計議。

再表狀元游街之後，便率領一班進士，去謝主考房師，忙忙碌碌又過了兩天。次日清晨，又約了大眾恭拜相府。只見門上傳說道：「相爺鈞旨，諸位老爺請回，單請邱老爺相見。」邱生聞聽，便覺不悅。反是良玉勸道：「賢弟不要如此，既是相國留茶，相機而答，愚兄在寓所等候。」春生見良玉如此吩咐，便一揖道：「小弟得罪了，不陪諸位年兄。」于是，良玉同眾位各回寓所。

再言春生復整衣冠，步進儀門，抬頭看見盧杞端然正坐廳上。春生此時心中一恨，反停住了步，道：「爹娘之仇，姊姊之軔，不共戴天。我既生于天地之間，不去報仇，反去躬身下拜與仇人？」意欲轉身，又恐難出相府，只得忍氣吞聲，走上堂來。只見盧杞笑嘻嘻地上前來道：「不知亞元公駕到，有失遠迎。」春生道：「豈敢！老太師請臺坐，容晚生叩謁。」盧杞笑道：「亞元公乃天下奇才，聖上門生，老夫乃朽而無干，怎當得亞元公拜見？」春生道：「老太師乃調和鼎鼐，燮理陰陽，皇家國柱，天下股肱。晚生一介草茅之士，願求老太師指教栽培，哪有不拜之禮？」盧杞道：「諄諄美意，只行常禮罷！」

春生見他如此，也不謙讓，行了師生之禮，說道：「遵老太師的鈞命了。」盧杞也答了半禮。

因心中有擇婿之念，更不介懷，即命看坐。春生道：「老太師在上，晚生自當侍教。」盧杞道：「亞元公那有不坐之理？」

春生只得打一躬告坐。家人獻茶，茶畢。盧杞在上面笑嘻嘻地說道：「亞元公真乃翰苑仙才，皇上十分喜歡。前日，將亞元大作。命老夫批點。捧讀之下，令人悅服。以此大才，自然推祿高位，老夫洗目而觀。」春生又一躬道：「晚生懦弱庸才，蒙天子不加呵叱，反賜鼎甲之榮，此皆老太師從中勸贊、栽培晚生矣！」盧杞又笑道：「令尊大人向在都中，與老夫真為莫逆之交。自調外任，老夫時時渴想。」春生道：「聖上將家大人恩庇，家庭時常道及老太師。奈各處一方，未能刻刻領訓，使家父抱歉無已矣！」家人又獻上茶來。茶畢，春生打了一躬道：「晚生告退了。」盧杞便站起身來，攜著春生的手道：「亞元公請坐，老夫敬備一杯薄酒。奉屈小齋一敘。」一面說，便向家人說道：「禮部老爺，可曾請來？」家人稟道：「黃嵩在書房多時了。」盧杞道：「亞元公請了。」春生道：「晚生方纔進謁，怎好叨擾？」盧杞道：「不堪薄酌，休得見笑。」

春生被他留住，心中好不焦燥，又不敢推卻，只得同步來到書房，早見黃嵩在內。黃嵩迎進亞元公道：「恕弟未曾遠接。」

春生道：「晚生實不知老先生在此，多有得罪。」一面家人擺席。只見堂官稟道：「聖上有旨，請太師接本。」那奸賊是做成的圈套，假作愁容道：「老夫正要請教亞元公，不料天子又有宣詔，老夫只得欠陪了。」春生、黃嵩一齊道：「老太師請便。」盧杞道：「我兒，陪著亞元公多飲幾杯。」說著，進內去了。黃嵩道：「亞元公請坐。」不一時，擺下酒餚，二人用畢。黃嵩問道：「亞元公青年及第，不知有幾位令郎？」春生道：「晚生雖定荊妻，尚未聯姻。」黃嵩笑道：「原來如此。弟有一言奉瀆于亞元公之前，甚難于啟口。但有丞相的鈞旨，又不得不以實告，不知亞元公納否？」春生道：「大人有甚麼言語，晚生怎敢推脫。況又是老太師的鈞旨，敢不領訓！」黃嵩道：「既是亞元公性情慷慨，弟只得實告。老太師非為別事，只因有一位千金小姐，生得千姣百媚，才貌雙全，年已及笄，尚未許親。今見亞元公風流倜儻，體態瀟灑，況又心腹大才，意欲與亞元公通秦晉之好，結此良緣。恐當面推諉，故而委命學生執斧伐柯，做個月老。不知亞元公意下如何？」

created by free version of DocuFreezer

春生暗暗恨道：「把你這個奸賊，我和你不共戴天之仇，恨不得食你的肉，寢你的皮，還要把女兒招贅與我。」只得忍氣吞聲說道：「老大人此言差矣！自古道：『糟糠之妻不下堂，貧賤之交不可忘。』晚生方纔言過。家中已有荊妻，豈因慕相府之富貴，而棄卻布衣之貧賤？此段姻緣，萬難從命。望乞老大人與晚生婉轉上覆老太師，過蒙垂愛，改日再造府謝罪。」黃嵩道：「亞元公休要執拗，弟有句話請問，但不知令岳家是在朝為官，還是鄉間庶民之家？」春生道：「老大人此言差矣！晚生不解，請道其詳。」

不知黃嵩說出甚麼話來，相府的姻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---



created by free version of DocuFreezer